

情累類
情疑類

情史類略
卷十八



情史類畧卷十八目錄

情累類

李將仕

損財

陶穀

以下說事

何郯

王鈇

柳耆卿

以下損名

賈伯堅

常倫

陶懋學

邵御史

章子厚

以下履危

蔡太師園

張灝

以下遭誣

張蓋

楊戩客

以下虧體

三衢子弟

赫應祥

以下隕命

林澄

沈詢

情史類略卷十八

情累類

○李將仕 損財

李將仕者吉州人入粟得官赴調臨安舍于清河坊旅館其相對小宅有婦人常立簾下閱市每聞其語音見其雙足着窺觀特未嘗一覩面貌婦好歌柳絲只解風前舞請繫惹那人不往之詞生擊節賞咏以爲妙絕會有持永嘉黃柑過門者生呼而撲之輸萬錢慍形于色曰壞了十千而柑不得到口正嗟恨不釋青衣童從外捧小盆至云趙縣君奉獻啓之則黃柑也生曰素不相識何爲如是且縣君何人也曰卽街南所居趙大夫妻適在簾間聞官人有不得柑之歎偶藏數顆故以見意愧

不能多矣。因叩趙君所在。曰：「往建康謁親舊。」兩月未還。生不覺情動。返室發篋。取色綵兩端致答。辭不受。至于再始勉留之。繇是數以佳饌爲餽。生輒倍酌土宜。且數飲此童。聲跡益洽。密賄童欲一見。童曰：「是非所得。專當歸白之。」既而返命。約於廳上相見。欣躍而前。繼此造其居者四五。婦人姿態旣佳。而持身甚正。了無一語及於鄙嫫。生注戀不捨。旦暮向雖遊倡家。亦止不往。一夕童來告。明日吾主母生朝。若致香幣爲壽。則於人情尤美。生固非所惜。亟買縑帛酒果遣送。及旦往賀。童忽來邀致前。此所未得也。承命卽行。似有繾綣之興。少頃登牀。未安席。鷄聞門外馬嘶。從者雜沓。一妾奔入曰：「官人歸也。」婦失色。惴惴引生匿于內室。趙君已入房。詬罵曰：「我去幾時。汝已辱門戶如此。揮鞭。」

筆其妻妾指示。本生處禽。出持之。而具牒。將押赴廂。生泣告曰。倘到公府。爲一官累。在。冉。雖久。幸不及亂。願納錢五百千。自贖。趙陽怒曰。不可。又增至千緡。妻在旁立勸曰。此過自我。不敢飾辭。今此子就逮。必追我對。鞠。我將不免。且重貽君羞。幸寬我。諸僕皆受生餌。亦羅拜爲言。卒捐二千緡。乃解縛。使手書謝拜。而押回邸取賂。然後呼逆旅主人付之。生得脫。自喜。獨酌數盃。就曉。明望其店空無人矣。所齋既罄。亟垂翅西歸。

相傳某寺有僧募緣。得米麪布帛之類甚多。惡少數輩欲之。使妖童僞爲寡婦。粧傍晚入寺。托言求僧爲亡夫作佛事。僧留之飲食。不拒留連。及夜。僧眩惑失智。掩扉對酌。羣不逞托言婦親排戶而入。將執以聞于有司。僧盡室求免。乃已。近吳

郡閭門戴如雲者以星命起家千金喪偶數月忽有人持女命來推戴極誇其後福某年當得貴子其人云吾甥孀也安所得子乎戴云是必不以孀終者其人曰甥家頗裕親黨哀其年少諭使嫁不從吾今以君言告之彼不信或自來詢煩

君下一苦口去數日值大雨果有肩輿冒雨而至比下輿一

○令○無○人○乃○可○行○其○計○

編衣少婦直入中堂邀戴相見出一金求戴推算其八字卽向人所語也婦貌美麗而舉止談論又極莊雅戴心動宰牲

延欸因勸其勿守婦攢眉曰妾衣食無求足了餘年萬一嫁

浪子破耗吾蓄奈何戴曰娘子欲適何等人婦曰妾買家子

○臨○然○如○雲○之○流○

且再醮豈望適士大夫但得良善人通文不俗且家道素康

不藉我活者足矣戴曰若然易事當爲作媒因詢其居止云

近許墅關十里某處與舅相近少焉雨止婦稱謝升輿而去戴擬問訪之而明日前人復至一見稱謝云甥女賴君從臾意稍移矣戴因語次從容自求續絃其人曰君意果慚敢不効力如是往返數次遂成禮迎婦入門有婢亦美色箱篋纍纍其重逾常戴大喜過望然念不藉我活之語逾月未敢啓齒一問惟相愛重而已前人者時時來以甥舅故入幕無禁一日復來語甥昔關上某庄田汝家所棄今困價俱增善矣賣家欲轉售何不贖取戴聞而叩之婦曰此田五百餘畝吾夫以弟兄公產故輕棄之然可盡贖計價千五百金妾罄囊僅及三分之一更鬻衣飾方及半耳如此便宜事只索委之他手可惜也其人咨嗟而去是夜婦復言之且啓篋出白鑑

數百金戴閱之。知其非謬。乃遣人招其舅。到求爲居間。悉出所積千金。如數爲期。往贖。至期。其人來言。事未知。今日成否。銀具留甥女處。吾與若空身往彼。俟成契來取可也。戴從之。至一處。云是舅居。已具酒飯。飯畢。亦有人往來議價。良久。都去已。而寂然。戴入內視之。空屋耳。急歸家。則婦人已盡室行矣。家人云。舅來言。價已議定。但彼家以非戴原產。必欲娘子自來也。戴惘然無措。連訪數日。不得其踪。方悟騙局。歎惜彌日。二事俱貪色之害。并記之。

○陶穀

以下譏事

周世宗時。陶穀奉使江南。李谷以書抵韓熙載云。五柳公騷甚。穀至。果如其言。熙載曰。陶奉使非端介者。其守可隳也。乃遣

歌兒秦弱蘭。詐爲驛卒女。敝衣竹屐。擁箒洒掃。穀因與通。作風
光好詞贈之曰。好因緣。惡因緣。抵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
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弦。是何年後數日。李主宴
于清心堂。命玻瓈巨鐘滿酌之。陶毅然不顧。乃命弱蘭歌前詞
勸酒。陶大沮。卽日北歸。

○何郯

文彥博慶歷間知益州。多燕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何郯聖從
謁告歸里。上遣因便伺察之。張俞少愚。潞公客也。迎見聖從于
漢州。有營妓楊姓者。善舞。聖從喜之。少愚因取項帕題詩曰。蜀
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陽臺柳。舞盡春風
萬萬條。後數日。聖從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宴之。

迎此妓。雜府妓中。歌少愚之詩。以酌聖。從每爲之醉。及還朝。潞公之謫乃息。

潞公飛語自當暴白。然聖從此來。安知無舍沙者。囑之伺財。而竟以項帕一詩。渙然冰解。既息潞公之謫。又成全聖從微一好人。此張俞作用之妙也。

○○王鈇

紹興中。王鈇帥番禺。有狼籍聲。朝廷除司諫韓璜爲廣東提刑。令往廉按。憲治在韶陽。韓纔建臺。卽行部指番禺。王憂甚。寢食幾廢。有妾故錢塘倡也。問主公何憂。王告之故。妾曰。不足憂也。璜卽韓九字叔夏。舊遊妾家。最好歡。須其來。強邀之飲。妾當有以敗其守。已而韓至。王郊迎不見。入城乃見。岸上不交一談。次

日報謁王宿治具于別館茶罷遊遊郡圃不許固請乃可至
館水陸畢陳伎樂大作韓踉蹌不安王麾去伎樂陰命諸倡淡
粧詐作姬侍迎入後堂劇飲酒半妾于簾內歌韓昔日所贈之
詞韓聞之心動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卽欲見之妾隔簾故
邀其滿引至再至三終不肯出韓心益急妾乃曰司諫曩在妾
家最善舞今口能爲妾舞一曲卽當出也韓醉甚不知所以卽
索舞衫塗抹粉墨踉蹌而起忽跌于地王亟命索輿諸娼扶掖
而登歸船昏然酣寢五更酒醒覺衣衫拘絆索燭覽鏡羞愧無
以自容卽解舟還臺不敢復有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王迄
喜罷

一箇美人計韓熙載用之文潞公用之王鈇復用之而墮其

術中鮮得脫者。子曰：「振也。」慾焉得剛。陶穀諸人之謂矣。

○柳耆卿 以下損名

周月仙餘杭名妓也。柳耆卿年甫二十五歲來宰茲郡。造翫江樓于水滸。每召月仙至樓歌唱。調之不從。柳緝知與隔渡黃員外暱。每夜乘舟往來。乃密令艖人半渡劫而淫之。月仙不得已從焉。惆悵作詩一絕云：「自歎身爲妓。遭淫不敢言。羞歸明月渡。懶上載花船。」明日耆卿召佐酒。酒半柳歌前詩。月仙大慙。因順耆卿耆卿喜作詩曰：「佳人不白奉耆卿。却駕孤舟犯夜行。殘月曉風楊柳岸。肯教辜負此時情。」自此日夕常侍耆卿。耆卿亦因此日損其名。

耆卿風流才子。何物黃員外。得掩其上。月仙爲失譖矣。

○○賈伯堅

山東名姝金鶯兒。美姿色。善談笑。搗箏合唱。鮮有其比。賈伯堅
爲山東僉憲。一見屬意焉。與之甚昵。後除西臺御史。不能忘情。
作醉高歌紅繡鞋曲。以寄之。曰。樂心兒比日連枝。肯意兒新昏
燕爾。畫船開拋閃得人獨自遙望。關西店兒。黃河水。流不盡心
中事。中條山。隔不斷相思。常記得夜深。沉人靜。悄自來時來時
節。三兩句話兒。去時節。一篇詩記。仕人心窩兒裏。直到死由是
臺端知之。被劾而去。至今山東以爲美談。見青樓集。

○○常倫

沁水常倫字明卿。中楊慎榜進士。爲評事。時過倡家宿。至日高
春。徐起。或叅會不及。長吏訶之。傲然曰。故賤時過。從胡姬飲不

欲居薄耳竟用考調判陳州

○陶懋學

寶應陶成字懋學號雲湖狂而任俠中式後以挾伎事露御史惜其才欲全之覽其贈妓詩謬曰此殆非成作成曰天下歌詩無出成右者此詩非成誰能作乎御史怒遂除名晚年有妓甚美而不肯與交成自織錦裙綴金環以見極其情巧有類鬼工妓大喜與之稠密遂攜其妓以遁坐謫戍邊幸西涯諸公留之京師

○邵御史

蘇州臯橋有何氏兄弟二人世以販漆爲業一日大郎與二郎閒坐店中見一長大漢子其鬚自兩眶下虬然而起兩面悉被

平欲窺其
下食原非
舉

長毛不見其鼻。二郎大笑謂此人何從下食。大郎便趨出長揖而進。其人曰與君風馬何緣見接。大郎曰見丈人狀貌非常特欲一致殷勤無他意也。進以雞鼠酒脯。其人袖中取出金鈎子一雙左右分挂其鬚。從容飲噉無異常人。既畢謝主人曰某萍梗江湖遨遊上國落落無見知者。荷君兄弟置酒爲樂又執禮最恭自慚無有異日未知圖報何地耳。自是別去數年杳無聲迹。後大郎二郎各挾資往嶺南販漆。既至海上惡風漂泊夜爲海賊劫至一寨中兄弟相持而泣。自分必死。既見寨主便問汝兄弟何以至此。下階親釋其縛。蓋卽昔年滿面長毛人也。何答以販漆曰漆不須買。荒寨所餘開筵設具彊留之半月厚贈金緡復遺之漆四十簞滿載還家入門與母妻相慶兄弟各分二

甄等小人
只合死于
盜手爲乾
淨耳

十箇適新郭人來買漆昇之一箇去明日五更復來大郎疑其
中有物覆之每箇底置二元實在因秘而不言盡出其囊中裝
以他客悉居二郎之寮而匿其金二郎不知也後稍稍覺露二
郎不勝忿爭求索無厭大郎便以毒藥酖殺之二郎之婦訟于
官論大郎抵死獄已質成無異詞矣後大郎亦使其婦出訴于
御史臺時邵天民按江南見大郎婦妍冶上色非人間有也徑
呼至案前以眉語挑之夜與指揮張建節謀張取食籬鑿通其
底坐婦托言領給于中昇而進伴御史宿三夜後便更男子衣
夜混執燈者入無忌憚矣御史卒釋其夫之罪而出之里人皇
甫司勳訪譏淫史謠云暫收寶髻與羅裙結束吳兒兩不分夜
夜臺中陪御史朝朝門外候將軍指此事也邵由此聲名大損

○章子厚以下蹈危

章子厚惇初來京師赴省試年少美丰姿當日晚獨步御街見雕輿數乘從衛甚都最後一輿有一婦人美而艷揭簾以目挑章章因信步隨之不覺至夕婦人以手招與同輿載一甲第甚雄壯婦人者徽章雜衆人以入一院甚深邃若無人居者少選前婦人始至備酒饌甚珍章因問其所婦人笑而不答由是婦人引儕輩迭相往來甚衆俱亦姝麗詢之皆不顧而言他每去則以巨鎖扃之如是累日夕章爲之體敝意甚徬徨一姬年差長忽發問曰此豈郎所遊之地何爲至此耶我主翁行跡多不循道理寵婢多而無嗣息每鈎致年少之徒與羣婢合久則斃之此地數人矣章惶駭曰果爾爲之奈何姬曰觀子之容蓋非